

自摇摇序

“拉美西斯,最伟大的胜利者,真理的守护神太阳之王。”因破译古埃及文字而敲开古埃及文明大门的商博良(1764-1843),就是以这几句话来描述他真心崇拜的法老——拉美西斯的。

拉美西斯之名果然穿越世纪并战胜岁月:他得天独厚,是西方文明之源,埃及法老王时期全能伟大的化身,从公元前1292年至前1213年,六十七年的统治,拉美西斯“光明之子”缔造了埃及的盛世,也展现了其个人的英明睿智。

在埃及土地上,旅行者随处可见拉美西斯的踪迹:他将自己的印记留在由皇家的工艺大师所建造的,或在他统治下所重修的数不清的建筑物上。而那两座位于阿布辛拜勒的神殿,还有卡纳克神庙的圆柱大厅,以及路克索尔神庙里含笑的巨大坐像,永远由神圣的拉美西斯和王室大皇后妮菲塔莉这对夫妻所统治。

拉美西斯不只是一部小说里的英雄,他是多部小说的英雄。他是一部向我们叙述他在父亲塞提的教导下,创建丰功伟业,兢兢业业直到在位末年的真实史诗里的英雄,是一生遭逢诸多考验的英雄。这套书共五册,它不仅纪念拉美西斯,更描述了由一些令人难忘的人物:法老塞提、他的皇后杜雅、高挑的妮菲塔莉、大美人伊瑟、诗人荷马、蛇虺巫师赛大武、犹太人摩西,以及许多在书中重新复活的人物所交织成的一个特殊群体的风貌。

拉美西斯的木乃伊被珍藏在开罗博物馆,这个伟大长者的身躯完美无瑕,散发出一股令人难以忘怀的魅力。许多参观过木乃伊的观光客,都觉得他似乎马上会从睡梦中苏醒过来。



拉美西斯因肉体的死亡而被剥夺的一切,经由小说的魔力得以重现。拜野史与埃及学之赐,我们得以分享他的忧愁与喜乐,经历他的失败与成功,邂逅他钟爱的女人,体会他忍受锥心痛苦的背叛与坐拥永恒的友谊,抵抗邪恶的势力并且寻找那道万物之源与万源所归的光明的心路历程。

伟大的拉美西斯,从与野牛舍生忘死搏斗的第一场战斗开始,到洋槐树阴下安息的影子,那是一个与埃及——众神溺爱的国家——生死与共的伟大法老的命运。在那块拥有水与阳光的大地上,忠恕之言、公平无私与倾城之美皆有其特定的意义,并且在日常生活当中实现,在那块天上和人间相连的土地上,生命可以从死亡里复苏,未知的现在曾经触手可及,生命中不朽的爱情开拓了人的胸襟,使人雀跃欢喜。

埃及是拉美西斯的。

员

刽子手 ,拉美西斯的狮子 ,它的咆哮曾令多少埃及人和叛徒震慑。这头巨兽 ,在对抗赫梯人的卡叠什战役中的表现英勇忠贞 ,因而博得法老赏识 ,颁赠一条金项链。它的体重超过三百公斤 ,身长四米 ,拥有浓密闪亮的狮鬃 ,密实地从头顶盖到它的脸颊、脖子、一部分肩膀和前胸。那一身又硬又短的皮毛 ,带着亮丽的浅棕色。

方圆二十公里内 ,人们便可瞧见刽子手满面怒容 ,而每个人都明了拉美西斯也一样充满怒气。自从赢了卡叠什战役之后 ,他便成了众人景仰的拉美西斯大帝。

是真的吗 ? 尽管他威震四方 ,英勇过人 ,这场胜仗却没有办法让埃及的法老将其戒律强行在那些安纳托利亚的野蛮人身上实施。

埃及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令人失望。将军懦弱无能 ,弃拉美西斯于不顾 ,任凭他独自面对那几百万满怀信心的敌人。但是躲藏在光明背后的阿蒙神 ,听见了他儿子的祈求 ,把一股超然的神力交付到法老手中。

经过五年纷纷扰扰的统治 ,拉美西斯相信他在卡叠什的战绩应足以吓阻赫梯人于短期内再度造反 ,而近东地区也得以安享一段和平岁月。

然而他竟错得离谱 ,他 ,这头野公牛 ,埃及护国圣令的宠儿 ,光明之子 ,在面对迦南和叙利亚南部那些传统诸侯国内轰轰作响的暴动时 ,还匹配得上这些冠冕堂皇的尊称吗 ? 赫梯人不仅没有放弃继续鏖战的念头 ,他们甚至联合贝都因人和一些长久以来即觊觎富庶三角洲的抢匪和杀手 ,发起了一场大战争。



瑞师团团长走向国王。

“陛下……情况比想像中还严重。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暴动，据我方侦察官的报告，所有迦南地区的国家群起对抗我们。第一个危险解决了，还会有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然后……”

“你不希望弭平暴动？”

“我方将损兵折将，陛下，而且没有人愿意白白地牺牲性命。”

“拯救埃及——这样的理由够充足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然而你却是这样想，将军！那么卡叠什的教训根本没让你得到任何启示。我是否该自责身边懦夫成群，他们牺牲他人性命，原是为了保全自身的性命？”

“我和其他的将领对您惟命是从，陛下，我们只是单纯地希望您能提高警觉。”

“我方间谍组织是否已经取得有关亚侠的消息？”

“很遗憾，没有，陛下。”

亚侠，拉美西斯的老友兼外交部长，在造访阿穆府^①省的王子时，误入敌人的圈套。他被拷问了吗？还活着吗？那些狱卒是否认为这名外交官有勒索的价值？

自从得到消息之后，拉美西斯便调派那些新近经历过卡叠什震撼的官兵将领。为了拯救亚侠，他得穿越一些危险地带。那些地方的王子再一次违背他们服从埃及的誓言，将自己贱卖给赫梯，以换取些微金钱和虚假承诺。谁没梦想过侵入法老的属地，将那取之不尽的财富占为己有呢？

拉美西斯大帝有多项工程要建造：底比斯的百万年神殿、拉美西斯神庙、卡纳克神庙、卢索尔神庙、阿拜多斯神庙、国王谷的永恒陵寝，还有阿布辛拜勒，那个他亟欲献给挚爱妻子妮菲塔莉

① 黎巴嫩。

的巨石美梦……他又回到这里，迦南的森林边缘，站在山丘上，眺望一座敌军的城堡。

“陛下，我是否可以大胆地……”

“请直说，将军！”

“您所展现的威力真是太厉害了，我相信穆瓦鞞力帝王一定能够了解您的意思，释放亚侠。”

赫梯帝王穆瓦鞞力顽强阴险，认为惟有武力可以建立独权统治。他身为强大联军的首领，却在攻打埃及时节节败退，然而他竟发动另一场由贝都因人和中途加入的暴徒所主导的突击行动。

惟有穆瓦鞞力或拉美西斯任何一方殉难，才有可能终止这场对许多民族的前途有决定性影响的战争。假如埃及战败了，赫梯将以军事武力实行暴政统治，摧毁由首位法老王美尼斯于执政期间所创建的千年文明。

刹那间，拉美西斯想起了摩西。这位犯下谋杀案之后逃离埃及的老朋友躲到哪里去了？搜寻他的结果一无斩获。没有人愿意认定这位在三角洲的新首都拉美西斯城的建城工程里表现杰出的犹太人，已埋尸沙漠。摩西，他是否加入了暴动团体？不，他永远也不会反目为仇。

“陛下……陛下，您听见我说话了吗？”

从这名只为自己福利着想的军官那张痴肥受惊的面孔上，拉美西斯见到世上他最厌恶的那个人的面容，谢纳，他的亲哥哥。这个可怜虫与赫梯国私通，一心期望能够登上埃及的王位。谢纳在从孟斐斯大监狱被运往绿洲劳改营的途中，遭沙漠龙卷风袭击而不知去向，但是拉美西斯深信他依然活在人间，而且立志消灭他，否则誓不为人。

“要军队备战，将军。”

这名将领窘迫万分地赶紧逃开。

拉美西斯多么喜欢享受御花园的恬静，在妮菲塔莉和他的儿



女身边,他多么希望能够品尝每日的幸福时光,远离嘈杂的军队!但是他必须拯救国家脱离那些由嗜血如命的部落所发起的接二连三的暴动,他们不断地摧毁埃及神庙,践踏其国法。此举将超出他个人的负担,然而他却没有权力为自己的安危及家庭着想,他得消灭敌人,即使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

拉美西斯凝视那座阻挠在前的位于迦南属地中部的军事城堡。城高六米,城墙双向倾斜,城内驻军数以万计,枪眼旁射手林立,壕沟里瓦片成堆,令负责架设阶梯的步兵寸步难行。

一阵海风纾解了埃及官兵的热气,他们群集在两座曝晒于炙阳下的山丘之间。快速行军至此,他们只享受了几次短暂的休息和宿营。其中惟有军饷丰厚的佣兵有抗战的心理准备,那些离开家园的新兵不知归期,已经够他们难过了,更担心在这场可怕的战争里丧命。每个人都希望法老王止于加强东北边防就好了,不要投入一场将以灾难终结的火并战斗。

不久前,迦南首都加沙市的市长才为这位埃及统帅举行过一场别开生面的庆功会,发誓绝不与以残酷闻名的亚洲蛮人赫梯结盟。他那过分的虚情假意,早让拉美西斯倒尽胃口。今天,他再度变节,其实这位已经开始洞悉人性秘密的二十七岁的年轻君王并不为此感到惊讶。

刽子手烦躁不安地再度咆哮。

从拉美西斯在努比亚萨王纳稀树草原发现它奄奄一息的那一天开始,刽子手迅速转变。被毒蛇咬伤,这头小狮本无活命的机会。在那一瞬间,人兽之间即建立起一份深厚神秘的友谊。幸亏赛大武——蛇虺巫师,他也是拉美西斯的老友和大学同学——找到了解药救它一命。野兽强韧的生命力让它渡过了难关,长成为力大无比的巨狮。国王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好的贴身保镖了。

拉美西斯用手轻抚狮子的鬃毛,却无法安抚它的烦躁。

赛大武穿着一件满身口袋的羚羊皮紧身衣——里面装满各

式解药、药丸和药瓶——爬上山丘斜坡。他矮壮，中等身材，头型四方，毛发黝黑，不修边幅，对毒蛇和毒蝎狂热不已。用它们的毒液，他可以制些特效药，而且在他妻子莲花——一位漂亮的努比亚女人，光看她一眼就足以让那些士兵神魂颠倒——的陪伴下，他得以专心于研究。

拉美西斯把军医的事务托付给他们夫妇。赛大武和莲花与国王如影随行，不是因为热爱战争，而是为了擒住几条新品种的毒蛇和照顾伤患者。况且赛大武自认危急时他对他朋友拉美西斯的协助无人能与之匹敌。

“军队士气不佳。”他认为。

“将领们希望能够撤军。”拉美西斯承认。

“光看你的军队在卡叠什的表现，你还有什么好期待的？他们只顾逃亡和溃散，都是无用之辈。你得独自做决定，一如往昔。”

“不，赛大武，不是我独自一人。而是听从太阳、风、狮魂，还有这片灵土的建议……它们不会说谎。我可以窥探它们的讯息。”

“世上没有好的战争建议。”

“你和你的蛇类谈过话吗？”

“它们也是无形力量的传媒。是的，我问过它们，它们直言不讳，别退缩。为何刽子手如此急躁不安？”

“因为那片在城堡左方位于我们和城堡之间的橡树林。”

赛大武往那个方向看去，嘴边咬着一根芦苇秆。

“让人觉得不舒服，你说得对。又是个陷阱，如同在卡叠什一样？”

“他们曾经得逞，所以那些赫梯战略家又设计了另外一个，期待能够同样奏效。当我方军队全速进攻时，必因阻挠而缓下脚步，堡里的射手便可轻松地宰杀我们。”



拉美西斯的侍从梅纳向国王行跪拜礼。

“您的马车已经准备好了，陛下。”

君主在那两匹被称为“胜利的底比斯”和“幸福的穆特女神”的神驹耳边轻声低语。和那头狮子一样，它们是在卡叠什那场看似即将败北的战役中，矢志不背叛君王的。

在他的侍从、各团团长和战车精兵队怀疑的眼光下，拉美西斯甩动缰绳。

“陛下，”梅纳不安地说，“您不要去……”

“远远地通过城堡之后，”国王命令，“直冲进橡树林。”

“陛下……您忘了您的战冑，陛下！”

这名侍从挥舞着一件镶满小铁片的战衣，追着拉美西斯的战车，但法老王已勇往直前，独自一人冲向敌军。

圆

站在全速奔驰的战车上，拉美西斯大帝看似神而非人。高大，额头宽圆饱满，头戴一顶贴合头颅的蓝皇冠，眉骨突出，眉毛浓密，眼神犀利如隼，鼻子坚挺而略呈鹰钩状，耳背圆润，耳缘巧妙内卷，下巴坚挺，双唇丰厚，他是权力的化身。

当他接近时，那些躲在橡树林里的贝都因人纷纷走出他们的巢穴。有的人拉开弓箭，有的人摇晃标枪。

如同在卡叠什，国王比旋风还快，比瞬间穿越大片草原的豺狼还机灵，像一头双角锐利、刺敌无数的野公牛，他痛宰第一批袭击他的对手，一箭接着一箭，刺穿暴徒的胸膛。

贝都因突击队的队长成功地躲开君主愤怒的射击，他一脚着地，正准备将一把足以射中其背部的长匕首抛出。

刽子手纵身一跳，吓止了那些叛徒。虽然体型庞大，这头狮

子却给人身轻如燕的感觉。它露出所有的利爪，扑向那名贝都因头子，紧咬住他的头部之后，再阖上嘴巴。

这个恐怖的景象让许多士兵赶紧丢下武器，抱头鼠窜。刽子手还在其他两名来不及求救的贝都因人身上划下无数的伤痕。

几百名跟在埃及战车队后面的步兵重新和拉美西斯会合，不费吹灰之力便将最后一小群暴徒打得落花流水。

刽子手平静地舔着沾满血迹的爪子，然后抬起温柔的双眼看着它的主人。它看到拉美西斯眼露感激，便发出惬意的轻叹声。之后，狮子俯伏在战车的右车轮旁，双眼警觉地搜寻四周。

“是个大胜利，陛下！”瑞师团团长说。

“我们刚渡过一场危机，为什么没有任何一名侦察兵警告我们树林里有敌军埋伏呢？”

“我们……我们忽略了这个看似不重要的地方。”

“难道要我的狮子教你们这些将军什么叫做军职吗？”

“陛下想必要召开战地会议以便准备攻击那座城堡……”

“马上出击！”

听见法老说话的音量，刽子手知道停战已经结束了。拉美西斯拍一拍两匹爱马的臀部，它们互瞅一眼，彼此鼓励。

侍从梅纳气喘吁吁地把那件镶满小铁片的战冑交给国王。拉美西斯同意穿上这件无损他那宽袖亚麻长袍美观的小护胸甲。君王的手腕戴着两只黄金和青天石的手环，中央饰着两只野鸭的头形，象征皇家夫妇如同两只候鸟，飞向宇宙的神秘国度。在重新展开生命的另一段长途旅行之前，拉美西斯是否能够再度见到妮菲塔莉呢？

“胜利的底比斯”和“幸福的穆特女神”急躁地趑趄。头戴末端湛蓝的红羽翎饰，身穿红蓝相间的挂袍，它们恨不得马上冲向那座军事城堡。

卡叠什战役胜利之后，步兵们在心中编唱了一首歌，其歌词



抚慰不少胆怯者：“拉美西斯的双臂孔武有力，他英勇过人，是天下无敌的神箭手，是士兵的高墙，是烧遍敌军的火焰。”

侍从梅纳神情慌张地在国王的两个箭筒内装满弓箭。

“你检查过了吗？”

“检查过了，陛下，它们都很轻盈坚固。惟有您可以射杀那些敌军的弓箭手。”

“你忘了谄媚是个大缺点吗？”

“没有，但是我太害怕了！您不在，那些野蛮人可能会把我们歼灭！”

“为我的马匹备好丰盛的草粮，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它们一定饥肠辘辘了。”

当埃及战车队接近那座城堡时，迦南弓箭手和那些贝都因联军的密集射击箭如雨下，却都落在战车前。马匹嘶鸣，有些仰起前脚，国王则以沉着冷静阻止他的精兵团自乱阵脚。

“拉开你们的大弓箭，”他命令，“等待我发号施令。”

拉美西斯城的武器工厂生产了几把牛腱弓弦的洋槐弓箭。经过仔细的研究，弓座的弯度足以精准地将弓箭沿抛物线方向射出两百米以外。这样的技术让那些叛徒躲藏其后的枪口如同虚设。

“全体齐发！”拉美西斯以释放了全身力量的洪亮嗓音喊道。

大部分的射击均击中目标。头部中箭，眼球裂开，喉咙纵裂，许多敌方射手跌落城墙，死亡或重伤。下一批人亦遭到同样的命运。

确信在敌军的射击下，步兵安然无事之后，拉美西斯下令全军冲向城堡的那扇大木门，以斧头击破城门。随后埃及战车渐次挨近，法老王的弓箭手亦愈射愈准，阻挡了所有的反击。那些壕沟里的碎瓦片完全派不上用场。拉美西斯一反常态不要士兵架设阶梯，改从正门攻击。

那些迦南叛徒虽群集于城门前,却无法抵挡埃及人的破门而入。双方混战激烈,法老的步兵团如惊涛骇浪般爬过一堆尸体,拥进城内。

叛徒节节后退!围巾和流苏长袍沾满血迹,他们接二连三地弃械投降。

埃及士兵以长剑刺进盔甲,敲断他们的骨脊,划破背部和肩膀,切割肌腱,掏腹洗肠。

之后堡内骤然静寂。一些群集在中庭角落的妇女向战胜者求饶。

拉美西斯的战车终于踏进这座再次被收复的军事要塞。

“这里由谁指挥?”国王问。

一位被截断左臂,年约五十岁的男人从那堆残兵败将里走出来。

“我是最年长的士兵……所有的将领都死了。我恳求两地主人怜悯我们。”

“对不守承诺的人该给予何种宽恕呢?”

“但愿法老至少就地处死我们。”

“听清楚我的决定,迦南人:砍伐省内所有的树木,将它们运往埃及;战犯、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将遣送至三角洲从事公益劳役,迦南的牛群和马匹则归我国所有。至于逃兵,全体编入我方军队,从此之后在我的指挥下作战。”

战俘们跪地答谢,高兴保住了性命。

赛大武还算开心。重病的伤兵不多,而且他还拥有足够的止血新鲜肉片和蜂蜜药包。莲花双手灵活又准确地将胶带交叉粘在伤口上,这位努比亚美丽女子的笑容纾缓了不少患者的伤痛。担架兵将伤兵抬往乡间医院,在返回埃及前,他们将在那儿接受药膏、软剂和药水的治疗。



拉美西斯探访那些为国惨遭肌肤之痛的伤兵。接着,他召集所有高级将领,对他们宣布继续往北征讨的野心,联合贝都因人的力量,收回那一座座遭赫梯控制的迦南城堡。

法老的热情冲劲感人肺腑,军队的恐惧之心烟消云散。他下令休兵一天一夜,随后和赛大武、莲花共进晚餐。

“你到底打算攻占到哪里?”赛大武问。

“至少到叙利亚北部。”

“或许到……卡叠什?”

“看看吧。”

“假如征期太久,”莲花指出,“药品将不敷使用。”

“赫梯人会迅速反击,我方得乘胜追击才行。”

“这场战争会有结束的一天吧?”

“有,莲花,等敌人全部溃败的那一天。”

“我讨厌谈政治,”赛大武低声嘟囔,“来,亲爱的,让我们在出发抓蛇之前先好好做爱。我感觉今晚将大有所获。”

拉美西斯于搭建在兵营附近的小庙里举行晨祷仪式。和拉美西斯城那些神殿相比,此庙简朴极了,但是光明之子虔诚的心不容置疑。他的父亲阿蒙神从未向世人揭示其真面目,从未附着于人体上,然而,人人都可感觉到这位隐形神明的存在。

当君王走出神庙时,瞧见一名士兵以链子套着一只羚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制服它。

那是名奇怪的士兵,长发,穿着五彩紧身衣,短髭,目光游移不定。为什么这只野兽能够被带进兵营,而且那么接近法老的帐篷?

国王没有兴趣继续想下去。然而这个贝都因人竟放开羚羊,它随即冲向拉美西斯,尖锐的双角朝向手无寸铁的君王。

刽子手从左方闪出撞击羚羊,以利爪紧攫对方的颈项,羚羊

当场暴毙 ,倒在狮子跟前。

贝都因人大吃一惊地从紧身衣中抽出匕首 ,但却没有时间攻击。他感觉骨头一阵刺痛 ,接着眼前一片晕眩 ,他丢下武器 ,头向前栽 ,肩胛之间插着一枝标枪。

莲花心情平静 ,面带微笑地使出她那惊人的武力 ,甚至连一点激动的表情也没有。

“谢谢你 ,莲花。”

赛大武走出帐篷 ,和许多士兵一样观赏狮子大快朵颐 ,然后看一眼那贝都因人的尸体。梅纳胆怯地向拉美西斯下跪。

“对不起 ,陛下 !我向您保证一定会查出让这个嫌犯溜进营区的那几名哨兵 ,并且严惩他们。”

“召集喇叭手 ,命令他们吹响出发号角。”

猿

亚侠的脾气愈来愈大 ,甚至跟自己赌气 ,他整日从被囚的皇宫二楼窗口凝视大海。他气自己身为埃及的间谍组织头子兼拉美西斯大帝的外交部长 ,怎么会掉进阿穆府省的黎巴嫩人设下的陷阱呢 ?

身为侯门巨贾的独生子 ,亚侠曾和拉美西斯同在孟斐斯大学求学且成绩优异 ,高雅细心 ,同时非常受他喜爱的女人青睐。他五官端正 ,四肢颀长纤细 ,双眼流露出聪慧的光芒 ;嗓音迷人 ,喜好追求时尚。然而在这些优雅外表下所隐藏的却是一名积极且手段高明的外交官 ,熟悉数种外国语言 ,更是埃及属地和赫梯帝国的专家。

打赢卡叠什战役之后 ,似乎也打消了赫梯人扩张国土的念头 ,亚侠认为应该尽速拜访阿穆府省 ,这个位于赫尔孟山和大马



士革之东、横陈在地中海边、死气沉沉的国家。他本来希望将这个省改成一座军事基地，由精兵突击队负责消弭赫梯人急欲攻打巴勒斯坦和三角洲市场的所有侵略企图。

从贝鲁特入港，船上满载送给惟利是图的阿穆府王子班德绪纳的礼物，亚侠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由刚刚占领此地的赫梯帝王的胞弟哈度西勒来接待他。

亚侠思忖他的对手——矮小，外表瘦弱，但是聪明狡猾，哈度西勒是个可怕的敌人。他强迫亚侠起草一封正式信函给拉美西斯，企图引诱法老王的军队掉进另一个陷阱，然而，亚侠利用一个密笈，期望唤起法老的疑心。

拉美西斯会怎么处理呢？以国为重的理由强迫他得舍弃朋友于敌军魔掌，全速向北进攻。亚侠熟知法老王的为人，确信他会立即大肆攻击赫梯，无视危险大小。然而埃及外交部长不正是个绝佳的筹码吗？班德绪纳希望把亚侠卖给埃及，换取大量的金银财宝。

事实上，存活的机会极为渺茫，但是亚侠别无所求。这样的强迫被动令他恼怒不已，从少年时代开始，他便不曾停止冒险，他实在无法如此坐以待毙。无论如何，他得行动。或许拉美西斯认为他已罹难，或许以新式武器装备他的军队之后，他正试图展开一场大型的反击战。

亚侠愈思考愈相信惟有自救一途，别无他法。

仆人为他端来一份丰盛的早餐，一如每个清晨。他对那位以礼相待的御食总管实在无可挑剔。当亚侠正品尝着一块烤牛排时，此地主人沉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

“我们的埃及朋友身体状况如何？”阿穆府的王子——一个唇上蓄满浓黑八字胡的五十多岁胖子——班德绪纳问。

“劳你拜访真是我的荣幸。”

“我想和拉美西斯的外交部长喝一杯。”

“为什么哈度西勒没陪你来呢？”

“我们那位赫梯挚友正忙着别的事情。”

“有好朋友真教人开心……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哈度西勒呢？”

“我不知道。”

“是否阿穆府已经成为赫梯的军事基地了？”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亲爱的亚侠。”

“你不怕拉美西斯大发雷霆吗？”

“从此之后，在法老王和我的小公国之间将筑起一道无法跨越的城墙。”

“整个迦南都将归赫梯人统治吗？”

“别问我太多……你知道我有意拿你这条珍贵的性命去换取一些财富。我原希望在谈判期间你能安然无恙，但是……”

班德绪纳苦笑一番，真想告诉亚侠他就要被处死了，来不及将阿穆府省的所见所闻公之于世。

“你确定选对了阵营？”

“确定，亚侠好友！老实说，赫梯实行强权政治。再者，有重重障碍将阻挡拉美西斯安稳地执政……或是阴谋造反，或是军队叛节，或是两者结盟置他于死地，或由另一位较随性的君王取代他。”

“你完全不了解埃及，班德绪纳，更不了解拉美西斯本人。”

“我懂得判断谁好谁坏。虽然在卡叠什挫败了，其实大获全胜的是赫梯帝王穆瓦艮力。”

“这是个危险的赌局。”

“我喜欢醇酒、美女和金子，但我不是赌徒。赫梯人的血液里斗志十足，相反地，埃及人则没有。”

班德绪纳轻轻地搓揉着双手。

“假如你希望在协商期间安然无事，亲爱的亚侠，你最好认真



地考虑投诚一事。设想如果你把错误的情报交给拉美西斯……
等我们胜利之后,你会得到该有的奖赏。”

“你要身为埃及外交部长的我出卖国家?”

“凡事不是都必须见机行事吗?我也曾发誓效忠法老王……”

“孤独寂寞无法让人思考。”

“你想要……女人吗?”

“一个细腻、有教养,又善解人意的女人。”

班德绪纳将酒一仰而尽,然后用右手臂擦拭湿润的嘴唇。

“为了改变你的想法,有哪个祭品我会不同意出让呢?”

夜晚降临,两盏油灯朦胧地照亮亚侠的房间,他穿着一条短缠腰布躺在床上,脑中萦绕着一个念头。哈度西勒离开了阿穆府。他的离开在时间和赫梯进攻巴勒斯坦及腓尼基的属地不合。假如那些安纳托利亚战士的攻击规模庞大,为什么哈度西勒会放弃阿穆府,这块他可以从中掌控全局的军事基地呢?穆瓦鞑力的弟弟不可能冒险前往南方,他可能回国去了,但是为什么?

“大人……”

一个颤抖的轻声打断了亚侠的思绪。他坐了起来,从昏暗的灯光中,看见一名穿着短紧身衣、披散着秀发并且赤足的年轻少女。

“是班德绪纳王子要我来的,他命令我……他要求……”

“坐到我旁边来。”

她照办,满脸疑惑。女孩年约二十,金发,丰满,很诱人。亚侠抚摸她的肩膀。“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大人,但是王子向我保证绝对不会让我丈夫知道。”

“他从事什么行业?”

“海关。”

“你有工作吗?”

“我在中央邮局负责整理快递邮件。”

亚侠滑下女子紧身衣的肩带，亲吻金发女子的颈项，然后将她按倒在床上。

“你收过来自迦南首都的信件吗？”

“有几封……但是我不能说。”

“这里有很多赫梯战士吗？”

“这个也是，我不能说。”

“你喜欢你丈夫吗？”

“喜欢，大人，喜欢……”

“和我做爱让你倒胃口吗？”

她把头转向一边。

“回答我的问题，我就不碰你。”

她两眼满怀希望，凝视着亚侠。

“你保证？”

“阿穆府省所有的神明在上，我保证。”

“赫梯人还不算多，有几十名军事教练正在训练我们的军队。”

“哈度西勒离开了？”

“是的，大人。”

“去哪里？”

“我不知道。”

“迦南的情况如何？”

“动荡不安。”

“该省是否已落入赫梯人手中？”

“与传闻正好相反。有人说法老王已占领迦南首都加沙，该省的省长已于突击行动中罹难。”

亚侠觉得心中豁然开朗，仿佛重新得救。拉美西斯不仅看懂了他的情报，而且立即反攻，防止赫梯人继续攻城略地。这就是为什么哈度西勒要离开此地，回去通知帝王的原因。